

生死相約，怎可獨活

4C 駱文熙

花開荼蘼，開在生與死的邊緣；花開荼蘼，開在黃泉路的盡頭；生死相約，怎可獨活……

人生的經歷，很少有一帆風順的，人們總是急奔於前方，而往往錯過路邊美麗的彩蝶和甜美的碩果。然而越往前，卻越發現自己已經到達了一個石路崎嶇、山徑坎坷的地帶，後面的路已經埋沒，前面的路又是艱苦，於是很多人選擇了放棄。曾經有段時間，我也曾想過放棄，但是坎坷之中一句「生死相約，怎可獨活」支撐我兩年的苦苦等待。

十四歲那一年，媽媽在遙遠的香港，很難才回來一次，而我卻認為她不再愛我，我便放縱自己，而惹上了病魔。那兩年，多次撐不下去，想結束生命，我都撐了下來，終於現在雨過天晴……

當年，經醫院檢查，證實自己患上胰腺炎，醫院說只有不吃不喝，讓它自己消滅。可這一維持，就是兩年，風吹過寂靜的過道，我已經三天滴水未沾，粒米未嘗了，感覺自己撐不下去了，但是我很迷茫，活下去會是為了什麼？

苦苦的等候，一天吊八九瓶鹽水，還有一瓶最痛苦的脂肪乳。受傷的針孔多得不忍直視，面無血色的我在微弱的陽光下掙扎，我還是走上了一條大多數人會走上的一條路——結束自己的人生。

再次醒來時，我看到了媽媽滿是淚痕的臉，失血過多的我已經昏睡了兩天了，差一點就要去看那荼蘼花開了。

媽媽扶我走在醫院後面的小道上，秋天，沒有浴血泛紅的楓葉，沒有萬里飄香的瓜果，這醫院後院，只有落紅無數，春色氣盡。我感覺到的，就是自己像這滿院敗相，幾近嚴冬。媽媽也看出我的心事，她指著一株火紅的花問我：「知道這是什麼花嗎？」我吃力地搖了搖頭。她說：「這是曼珠沙華，一種只開西北的花，花開葉落，葉落花開。但它的花和落有生死相約，花開時，葉落給予花養分，支持它度過秋風的無情；葉生時，則花落為新一年的生長而出力。不要再有妄念了好嗎？孩子，是媽媽忽視了你，如果你活不下去，那媽媽又怎能獨生？就像曼珠沙華，葉死了，花也不能開了。我們也來個約定，生死相約，怎可獨活，如果你死了，媽媽也不活了，好嗎？你一定會撐過去的！」我望著媽媽，眼淚奪眶而出。時間像把無情的刀刃，在媽媽臉上刻下了歲月的傷痕，媽媽是在乎我的，這痛苦的煎熬會過去的。

一年六個月過去了，雖然支撐了那麼久，但還是會信念倒塌。這次，打敗我的不是病魔，而是經濟問題。媽媽一年多陪在我的身邊寸步不離，然而她是家裡唯一的精神支柱，由於我是單親家庭，實在負擔不起生活費和醫療開支。看著媽媽蒼白的面容，心中隱隱作痛，感覺自己活著，就是一把枷鎖，鎖住家人的自由，同時自己也不得解脫……

一個月後，那個念頭經不住苦苦的等候，讓我下定了決心，春天的夜還是寒侵徹骨。等醫生查完房，我拿出藏了一天的碎玻璃片，正要往手腕割下去的時候，媽媽驚醒了，她一把奪過來，玻璃片割傷了她的手，她哭了，我也哭了。她的言語猶在耳畔：「已經受了那麼久折磨，為什麼撐不下去，就差一點啊，你覺得對不起我，就勇敢地撐下去……」

如今，望著香港的天空，並不是特別藍，只是我終於撐了下來，並和母親生活在了一起，人生的崎嶇坎坷過了一節，也許前方還會有更多的驚濤駭浪，但我記得生死相約，我會帶著那個信念跨過去。

教師回饋：文句生動吸引，內容未知是否屬實——小小年紀兩度尋死，實在叫人驚訝——人生真的那麼「灰」嗎？（黃桂秋老師）